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六十

四濟

禮

周禮

賈公彥序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
 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
 云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
 出握機炬未計真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炬燧皇
 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
 長九州者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
 作易名官者也又按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
 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曆序云有九
 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
 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邾子來朝公
 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為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
 之子已姓之祖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

一

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嫫婁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
 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
 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炎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
 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
 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註云大皞
 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馬五鳩九
 尾五雉並為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
 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為近是
 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
 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
 氏為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復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略如
 上說顓頊及先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
 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歸曰實
 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歸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
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秦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稷為高辛氏
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稷為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
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
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虔頤
頊之下。云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甲官為土
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
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黎。及春之本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
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
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
羲和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進。命以民事。其時官名
蓋曰。復司徒。是天官。復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甲命羲叔。分命和
仲。甲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
子為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
堯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堯求百揆。禹讓稷契暨皋繇。帝曰。棄。黎民
阻饑。汝后稷播時百谷。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一

二

汝作司徒。又云。帝曰。皋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
下文云。舜命伯夷為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官。以餘官
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復代況之。則羲叔為夏官。是司馬也。故分命仲
叔。註云。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道稷與司徒是六
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為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為四時。
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無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
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玄初堯冬官為共
工。舜舉禹治水。先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
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堯作共工。益作朕
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
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為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
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至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
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豷。四
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
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
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為之。即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

馬主法制。鳩鵲鳩也。以其平均故司空主平水土。爽鳩鷹也。故司空主治盜賊。此皆建官之本意。而自顓帝以來。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於是六官之名立。而六官之事治。以舜命九官。而禹作司空。實平水土。契作司徒。教敷五教。伯作秩宗。命典三禮。皋陶作士。惟明五刑。其餘則皆有職。此虞舜稽古建官之目。夏商因之。至於四官者。居六官之四。而他五官若虞若二。若樂若后。稷若納言。皆不專屬。而隸于六官之一者。蓋周制也。周自成王歸于豐。作周官。自三公三孤而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若冢宰則主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則掌邦教。教五典。擾兆民。宗伯則掌邦禮。治人禮和上下。司馬則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則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司空則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此周禮六官。凡即此而考。則其所隸可得而推矣。秦燔詩書禮經。尤被其毒。漢興。傳禮者。有高堂生。魯徐生。徐生獨善為頌。不能道經。傳于至孫。皆以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人孟卿。事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梁又有戴德。戴聖等。學於是。禮有大戴。小戴。漢起禮學於亡逸者。董董如此。而今周禮所傳授。尚未聞其端。班固曰。孔子做周之禮。此禮所以必取於周。以為經者也。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漢言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水樂大卷萬四百六十

五

顏師古曰。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至後漢時。河南緹氏杜子春之徒。稍相講授。然今六官。大抵皆紊亂。失其統紀。非先秦之舊。若制國用冢宰之職也。而後世雜之司徒。度地居民。典事任乃。司空事也。而後世雜之司徒。蓋明白易見。可以考驗者。習其法而安之。亦以其傳誦之久故也。司徒氏掌教者也。而財賦則兼之。土地之事則隸之。無亦以其為地官。故凡土地之事。悉以屬焉。而財賦出於土地者也。亦從而屬之。若與事選。官與職。度書得於流傳之久。事習於誦誦之餘。習者不察。而事亦以乖。國用制於冢宰。邦土掌於司空。皆有明證。不誣。而後世實淆亂其制。甚矣傳誦之移人。也。質之以經。將有所是。正焉。官正。而司空之篇可得。而復其所立。夷而淵實者耶。天官之屬。大宰。小宰。宰夫。官正。官伯。膳夫。庖人。內饗。外饗。亨人。甸師。獸人。獸人。羸人。腊人。醫。醫。食醫。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邊人。醢人。醢人。鹽人。羸人。官人。掌會。羸人。掌次。太府。王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衣。掌皮。內宰。內小。唐。閭人。寺人。內奄。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今編獸人。獸人。羸人。獸人。右冬官之屬也。後人因腊夫庖人之屬。遂置之天官。非也。天官掌供王之膳羞。固也。而獸人。獸人。則非所掌。至於獸醫。附列。

喪祝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巫大史。小史。馮相。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中車。典路。車僕。司常。都宗。宗人。凡七十。今編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右天官之屬也。天府掌宗廟之守。歲。凡國之玉。鎮。大寶。器。歲。馬。其與諸府宜在天官。况於歲。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以。詔。王。察。群。吏。之。治。此。皆。冢。宰。之。事。非。宗。伯。所。宜。職。者。故。天。府。宜。在。天。府。若。世。婦。重。出。則。既。論。之。矣。內。宗。外。宗。掌。佐。王。后。宗。廟。之。祭。祀。蓋。婦。官。也。當。與。世。婦。及。女。御。女。祝。之。屬。屬。天。官。與。官。正。官。伯。皆。類。也。不。當。在。宗。伯。至。於。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皆。大。宰。之。職。焉。小。史。掌。圖。之。志。宜。以。類。從。內。史。掌。八。務。之。法。以。詔。王。治。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今。以。質。冢。宰。皆。與。太。宰。所。掌。相。關。非。宗。伯。所。得。養。也。太。宰。之。官。六。十。有。三。其。美。者。三。其。去。者。八。若。世。婦。則。復。出。合。之。則。一。矣。今。宗。伯。之。不。當。屬。者。九。世。婦。之。外。則。八。焉。以。之。足。天。官。之。屬。要。者。較。彼。此。而。考。之。當。自。見。矣。典。瑞。典。同。中。車。司。常。冢。人。墓。大。春。右。司。空。之。屬。也。何。以。言。之。百。工。之。官。隸。司。空。者。也。若。典。瑞。典。同。中。車。典。夫。司。常。皆。治。其。器。物。以。備。其。用。者。也。治。其。器。物。以。備。用。則。是。工。之。屬。其。隸。司。空。為。冢。典。瑞。者。大。祭。與。考。工。玉。人。之。事。相。若。如。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裸。圭。

有瓚。又曰。璧羨以起度。皆玉人之制也。工在其間矣。典同者。掌六律六同之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以十二聲為之齊量。此制樂器之工也。中車掌公車之政令。如曰。王后之玉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鷩總。皆有容蓋。翟車。具面。組總。有提。夫曰。錫面。曰。勒面。曰。彫面。曰。具面。曰。朱。曰。績。曰。鷩。曰。組。皆所以飾之者也。即造車之制備矣。至於司常。掌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如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纛。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旛。是九旗之制備矣。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蓋使之如其制。以為此旗云爾。是豈非土人之事。而隸于司空者耶。成周建官。限於三百六十。其不以一工人專一官明矣。凡其器物。必須工為之。而官掌之。即百工之事在其間矣。如典瑞。典同之類是也。必以一工為一官。如今考工所載。則司空者。乃一大匠梓人之類耳。何以為司空。若夫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類。皆得命官。而庀職者。將不勝其繁。亦非聖人設官之意。而周之冗食者多矣。後世傳習之誤。謂司空之官。主百工。而百工與居六職之一。周官之在者。之工人之事也。故斷斷以謂司空之篇。俱亡。亦不復加考。正於其中。嗟夫。此司空之篇。所以亡。而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六〇

由漢以來莫之察者。夫於不思聖人設官之意。至於冢合。墓大夫。則宜以土事屬者也。列之禮官。濫矣。復古編下。夏官之屬。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典司馬。行司馬。司勳。馬質。量人。小子。羊。合。司。權。掌。固。司。除。掌。獲。候。合。環。人。孚。壺。氏。射。人。服。不。氏。射。馬。氏。羅。氏。掌。畜。司。士。諸。子。司。右。虎。賁。氏。旅。賁。氏。節。服。氏。方。相。氏。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素。人。戎。右。齊。右。遺。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遠。師。注。人。俾。合。都。司。馬。冢。司。馬。川。師。九。六。十。九。人。今。編。弁。師。司。弓。矢。素。人。右。司。空。之。屬。各。以。其。工。者。也。弁。師。不。當。在。司。空。已。無。可。疑。者。蓋。為。冕。弁。以。供。王。之。服。用。者。也。司。弓。矢。乃。弓。人。為。弓。之。事。故。合。九。合。七。皆。有。其。制。素。人。掌。獻。素。獻。成。宜。以。工。屬。司。空。愈。益。明。白。謂。其。為。兵。而。隸。司。馬。傳。譌。者。也。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遠。師。右。司。空。之。屬。也。職。方。氏。宜。屬。司。空。既。於。司。馬。篇。論。之。矣。土。方。氏。形。方。氏。宜。以。類。從。山。師。川。師。遠。師。皆。是。也。山。虞。澤。虞。林。衡。即。其。僚。耳。故。不。多。論。秋。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人。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司。圍。掌。囚。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

永樂大典卷萬四百六

八

氏。泮。氏。司。寤。氏。司。垣。氏。條。狼。氏。修。閭。氏。冥。氏。庶。氏。元。氏。是。氏。柝。氏。菲。氏。碧。族。氏。翦。氏。赤。友。氏。蠲。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人。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凡。六。十。六。今。編。行。人。小。行。人。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環。人。右。宗。伯。之。屬。也。孔子曰。行。人。子。羽。脩。飾。之。左。傳。曰。行。人。失。辭。行。人。蓋。言。語。之。官。所以。掌。大。有。之。禮。大。客。之。儀。其。為。禮。儀。之。官。明。矣。而。與。其。徒。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等。俱。列。之。司。寇。何。義。禮。儀。一。事。也。豈。以。司。儀。名。官。不。在。禮。職。而。在。刑。屬。斷。可。識。矣。是。當。歸。之。宗。伯。何。疑。之。有。

總論兼時禮經會元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於法非深於周禮者也欲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夫我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禮儀三百威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禮是也二書皆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欲而歸之禮儀威儀之中何哉蓋聖人之道洋洋乎極於至大而無外優優乎入於至小而無間周公作書雖曰制度文為之所在而聖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出於其中是誠中而不偏之正道庸而不易之正禮不如是為足為生民立極為

萬世開太平也哉。雖然有周公則周禮作。有成王則周禮用。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兼三王之事。監二代之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至治之法。而先有亂日之憂。處極盛之時。而深為衰世之慮。紀綱制度。纖悉必補。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圖回。以立政無逸之規模。而立立憲。既醉之事業。以恭肅行。其思慮。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暨暨忘倦。於是乎周禮用焉。井牧始於黃帝。而九夫經野之制。備弼服。昉於堯。而九畿分國之制。詳典刑。併於舜。而五刑麗民之制。具施。諸今而不悖。稽諸古而益彰。此三者。道之所以行也。然此猶其大者。又次如冠昏喪祭之文。又其次如服食器用之度。無不竭吾心思。而經畫之。微而至羽毛鱗介之形。又微而至於蟲。蠃。龜。鼈之類。而必為之。區處。各當而後已。是禮也。舉本而遺末。語精而不遺粗。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水八百年之命。即此一書。可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非徒為三百禮文而已。此周公之道。所以為周公之法。與。然周公宜有它道哉。先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禮一書。皆此道也。戰國孤秦而下。道已不得其傳。而周公之法。懸矣。漢武號為有志於道。然羸劉之弊。

永樂大典卷萬四百六十

九

井田。井而阡陌。封建。裂而郡縣。肉刑。變而笞箠。三者。行道之本。漢去古未遠。且不能以漸復。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河間所獻之書。且不肯過目。况望其勉強行道乎。劉歆。生當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乃欲取之以輔新莽。彼何人斯。敢輕議禮。吁。周公之法。不行。周公之道。無恙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禮為真。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亦徒發望洋之嘆耳。世儒。嘗恨太宗不能修復古制。以為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韓。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景之損益。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察。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為周之治。惜。太宗之不為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夫其傳。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貞觀之治。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員。以建官。十六衛。八百府。以置兵。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不變。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欲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十年。遂滿心於既効。已德色於致書。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談耶。彼

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安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蓋自周衰道之不行久矣。子思子已遂知後世之不善用周公之者也。故曰。侍其人然後行。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熙寧。而嘗一用周禮。柰何新經行而僻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末流之弊。罪有浮於漢儒者。故程明道曰。有闢非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公之法度。正為斯人發也。烏乎。道其不行已夫。後世身君師之責者。有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庶乎其可以為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使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王與之。周禮訂義序周禮興廢。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張雨軒曰。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綱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為無窮之事業也。又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愚按。已上論周公作周禮本旨。書惟周王撫萬邦。廵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孔氏曰。周禮每官言其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乎定法。按與成王。即政之政。即有津矣。故遂。本職以立官之意。疏今群臣。今既減。准。委。成

永樂大典卷萬四百六

上乃以周公所判周官六職。頒示群臣。以此告之。鄭康成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鄭鈔曰。以洛誥授之。周公營洛。乃是欲使成王自服于土中。亂為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書。以授之。使住治于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工住新邑。俾爾即有傳。蓋為成王齊整建官之法。使土住新邑。自教率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減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始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作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語。始有所歸。其他疑非周公全書。皆可以意曉。愚按。已上論周公授周禮于成王。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若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周元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杜預曰。韓子所見。五周之書。典禮也。愚按。已上見周禮至魯猶存。孟子北宮鈞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

永樂大典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據八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
明言孟軻之徒或木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要石
用之而丘塚儒士真以為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遠邈雖使先王之
志爛然在目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
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華鬼神教下莫不親賓客保小民揚然唐虞三
代之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勢赫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務
此書將為取之愚按已上見周禮至戰國已亡賈氏曰武帝開獻書之路
出於山巖壁入于秘府至成帝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
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河南緱氏杜子春能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又
以經書記傳相證為解遂解行於世哀解不行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
按藝文志成帝時求遺書詔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錄而奏之尚卒
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馬融迺云成帝命歆考理祕書鄭玄序云太中
大夫鄭興及子眾故議郎衛宏侍中賈逵南郡太守馬融皆作解詁然周
禮起於成帝劉歆成于鄭玄附離者太半故林孝存以周官末世潰亂不
驗之書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
故為訓注使周禮義通焉愚按已上見周禮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毛應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

龍周禮集傳序周禮源流。蓋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
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周公相
成王欲以立綱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
以四事達之天下為無窮之事業也。夏書胤征言政典曰政典乃六典
之一周之六典蓋因於夏書周官惟周王撫萬邦迎侯甸四征弗庭綏厥
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陳大猷曰周公定六官詳
見於周禮首言惟王建国設官分職蓋自宅洛時官制已定繼有淮奄之
侵今滅淮夷還歸乃作書舉建官之大旨警厲百官使各盡厥職故以周
官名篇。禮記禮記篇經禮三百註經禮三百註經禮三百經儀三千禮
百六十。三禮五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三百儀禮三千禮
經則周禮也儀禮則儀禮也前漢藝文志云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
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儀禮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
害已皆滅去其籍。讀周禮綱領。橫渠張子曰學得周禮他日却做事
又曰周禮乃的當之書。龜山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朱
子曰禮記此書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
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家偏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

永樂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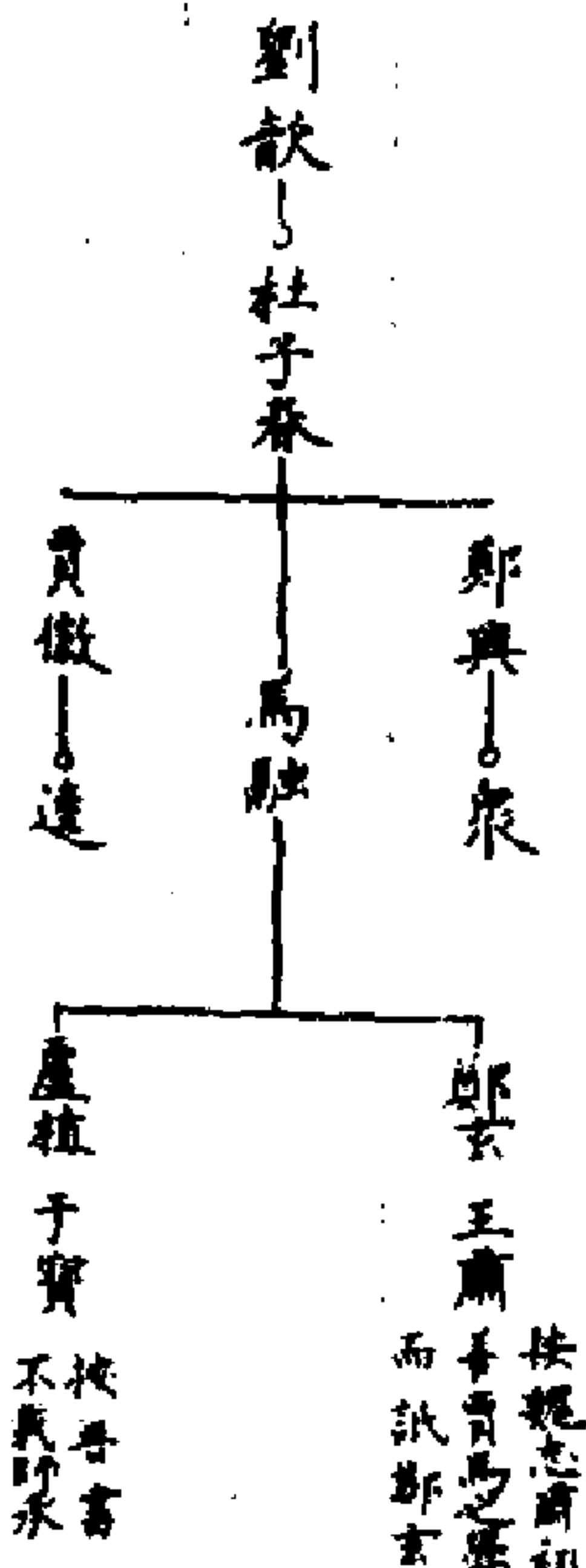
卷一〇四六〇

書。古人實述之見于今者。周禮是司存格式。尚書是統令約舉。周官判度。周禮見錯出於春秋三傳。皆可稽據。亦有與周禮相為發揮處。六典之書。其猶可得而見者。事典今考工記是也。周禮大綱是人。王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使天下之民無一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一草一木無一不得其所。有哉成輔。輔參贊天地之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又中子深識周禮者。其說皆合。必透徹周禮之人。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執周禮以俟。張子曰。周禮唯太宰之職難着。蓋無許大心。曾包羅。纔得此。優志倦。泯泯然天下之事。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者。方可其他。五官便易者。止一職也。朱子曰。天官之職。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十頭萬緒。其心廣大。方能區處。應副。况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著多少精神。朱子曰。周禮一書。周公從大心法中流出。如此間族黨之法。正周家建太平之基。東萊呂氏曰。周官余所素覽。周之禮樂本未悉備。真與王之大典也。毛詩秦國風序。兼及之。詩曰。兼踐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秦起於西。臨本以強。兵百國。而先。果公以耕戰自負。而不知禮儀終成之。王尚君屬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教有以取之矣。呂氏曰。果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以其迂爾。左傳齊仲孫將曰。不去廢。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侍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東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周元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未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諸儒傳授。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六〇

十三

傳授圖



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樓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興亦作周禮。諸馬融。亦作周禮。傳授鄭玄。玄作周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其後人有王肅。注十二卷。于寶注十三卷。

山堂考索周禮始末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備乎周。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數事。粲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謂之周官。則其制作言之。則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商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鴈鳩氏。司空曰雉鳩氏。司事曰鵠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有冢宰。刑官有司寇。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固有名矣。其誓乃召六師。而以周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賈公彥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敘龍。二年伐庸。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兵刑之官分為二。禮樂之官合為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道。周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後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典籍。孔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呈疾惡。欲絕滅之。焚燒獨志。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蓋衍。后蒼。戴聖。是為五傳弟子。若夫周禮。其出最優。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獻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或謂武帝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一

復入于秘府。至孝成時。劉向于散校理秘書。見之。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冬官亡矣。以考工記足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衆儒並出。其辨以為非。惟歆獨譏。而五官亦有殘缺。歆之末年。始信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按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經禮三百。注曰。謂周禮也。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數也。王莽時。歆奏置博士。采何遵。天下兵革並起。疫疾喪荒。弟子死葬。徒有河南緱氏人杜子春。在頽識其說。賈徽及子達。鄭興及子眾。大夫者。與也。司農者。衆也。又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時。衛次仲賈景作。馬季長亦皆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其後唐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眾所解說。近得其寔。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遷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夫之矣。達以六經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達為十五萬家。經千里之地。其祿為。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說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自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辨之。何休亦以為陰陽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答其論難。且序世祖以來。道人達古。皆作訓

詰使周官之不棄。鄭氏力也。厥後于寶主鄭之徒。有為義疏。有為論評者。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哉。惟康成之注。賈公彥之疏。學者用其說久矣。惜乎理多錯繆。未盡至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所待。訓詁傳授。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始奏立學官。杜子春承平初。年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識其義。鄭與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鄭眾。傳周官。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鄭玄作周官注。賈傲及子遠。受業於杜子春。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盛行。王肅魏志。肅初善賈馬。而詆鄭元于寶。晉書不載。師承毛惠龍。周禮集傳。周禮傳授訓詁。按石經周禮。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十一字。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杜預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遂乃定禮樂。明舊章。戰國時。孟子以周室班爵祿之制。井田疆界之法。口授北宮綺。滕文公。畢戰之徒。齊威王君臣取古司馬法。附以司馬穰苴之說。稱司馬法。秦滅漢興。叔孫通徵魯諸生與其弟子。共起朝儀。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與孔壁無異。文帝時。魯徐生善為容。傳瑕丘蕭奮。蕭授孟卿。卿授后舍。舍授戴德。戴聖。世謂之五傳弟子。河間獻王得李氏上周官五篇。以千金購冬官。不得。取考工記足之。成帝詔光

祿大夫劉向校祕書。向條撮篇目指意。末上。造于歆。乃奏之。始列序于官藏。在祕府。攷漢書言。得周官五篇。而六藝論云。得六篇。劉向之于歆。授河尚縱。杜于春。于春授太中大夫鄭興。字少贇。及于太司農鄭眾。字仲師。又有議郎衛次仲。侍中賈逵。南郡太守馬融。並作訓傳。或存或亡。存者亦復無幾。唯大司農北海郡鄭冲之孫名玄。字原成。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周禮行。鄭氏力也。孔氏王肅。亦皆作傳。皆有于寶。不見師承。其後蘇綽。王通好之。仲淹教授河汾。讀周禮。手不釋卷。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唐太宗謂魏證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永徽中。朝散大夫賈公彥。著周禮疏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與鄭氏注。及陸德明音義並行。南史沈峻。元長三禮。陸德。徐勉書為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籍原本。

諸家序文。賈公彥周禮疏序。周禮廢興。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夫。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盾于見儀。皆謂之禮。蓋傳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禮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

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復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惠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按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為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復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持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述具在斯。索遺天下倉卒。兵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

十五

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緄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永賈遠往受業焉。賈遠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為解。遂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為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夫之矣。遂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短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問之久矣。六卿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短千里之地者。誤矣。又六卿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月。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業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迺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王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理則是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道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與父子大司農仲師。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六〇

名展。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良皆作周禮解詁又云。至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頗有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悔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覽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据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稱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文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為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遷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宋尚書監庾康詒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解。君臣相詰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正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雖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網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太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演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除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頌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六〇

六

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王安石周禮義序。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聞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指。將播之學校。而臣安石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優先有叙。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庶績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之四時之運。陽積而成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登登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為。謹序。周禮新講義。鄭宗顏序。先王之設官。各有職。而所職各有禮。故小宗伯之職。曰。七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然則教官。土屬也。而主乎牛。教所以順民。而牛者。順物也。禮官。木屬也。而主乎雞。禮所趨時。而雞者。知時也。政

官大屬也。而主乎馬。羊。政以軍為主。馬行健也。於軍有所資。於羊能群而善。羈也。於軍有所養。刑官金屬也。而主乎犬。犬善禦而且能警也。刑所以繫其有惡。而警其未有過也。至於事則百工制器。以嚴天地陰陽之理。而承者能發隱伏也。是以司空之官。於時則主冬。於職則主事。蓋以萬物至於冬則藏。而其動則可見也。於是屬之以百工。而使之興事造業。發其理之不可見於人者。此先王居百工之意也。且天地能生物而不能使之有所和與之材。而不能使之有所養。方是時也。先王運其智於心術。而致其功於法度。故因材而為之器。因器而為之象。器有其用也。則使服其器者必思所以觀其德。象其有意也。則使攻其器者必思所以體其道。故有瓦。瓦。兩者為宮室。利川途者為舟車。為衣裳以在躬。為升。為以在體。有以養目也。為縹。章。有以養耳也。為聲樂。至於服用不一。而器用不同。皆所以致天下之利也。圓者中規。以其能變也。方者中矩。以其能止也。厚以有載。虛以有容。尊卑所以象天地。奇偶所以法陰陽。施之未嘗無象也。名之未嘗無義也。故名之所在。象之所取。象之所取。則禮之所在。先王之禮。將以養人也。而人情之所欲者。養之備矣。故凡可以利天下者。不遺一物。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聖人於易。以教天下之動。於禮。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一

以顯天下之明。故非深於易。則不足以制禮。而非深於制禮。則不可以言易。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蓋其度數足以明妙外之意。其道德足以畫方之形。故也。雖然。莫非事也。而百工者。居其一而已。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為之屬也。然而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行事。所謂道揆也。百工審曲而執。以餅五材。以辨民器。所謂法守也。惟其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其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以官乎。故有三公以經理天下。有士大夫以任事。而後可以責百工。以辨器用。有器用。而後商賈有以阜通貨賄。三農有稼穡。而後嬪婦有以治絲枲。此三者。百工以為利。而百工所以為養也。故其序如此。易後周禮。總義許儀序。經以禮者。不徒文為制度而已。三墳五典。屬之禮。官易。象春秋。皆謂之禮。蓋禮者。理也。天秩天敘。本諸民彝。物則之始。見於玉道。網常之大。凡古今載籍。所以總攝是理者。無適非禮。而六典。獨謂之周禮。豈非成王周公。制作明備。事事物物之理。皆萃此書者歟。周道既衰。人亡政息。布在方冊。可舉。

而行。不幸諸侯惡其害己，而盡去之。重以秦人焚坑之既，而是書之亡久矣。漢儒求斷簡，訪識舊聞，用志不可謂不動，惜其撒拾於散逸之餘，未暢厥旨。至本朝河南諸君子，欲推原闢維，麟趾之化，而新學一倡，異論滋熾。周官訓釋，胥諸縵，獨為舛離，未有能洗衆陋而渙群疑者。蓋嘗病之思欲攷明其說，而莫知所折衷焉。文昌易先生蚤以周官之文，冠帝學之彥，繼以周官之事，輝王國之典，及其間，退從容泉石，爵祿榮寵，不介於心，乃取素所講明者，而加以研覃，述總義三十六卷，嘗敬請莊誦，見其略訓，詰而尚大義，喜且歎曰：天下後世誠不可無此書也。既刊之，以傳遠，復序其所以為書之意，夫天下之事，至於理而止，天下之理，至於經而備，周官六典，至理具焉，總義一書，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泰諸理而已。觀其論序官之次第，已足以發明其端，及以一經之綱領，求之。王政莫大於井田，井田莫先於經制，夏貢殷取，具有成湯百畝而徹，至周益詳，然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此定制也。而於四人以下，則莫知所以養民之法，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定制也。而於上地萊五十畝，則莫知所以授田之法，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此司馬法之說也。而較之開方，則有徹，庶多寡之異，十里有洫，百里有澮，此匠人溝洫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

六

之說也。而較之治野，則有遠近，疏數之殊，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載師任地之法也。而較之什一，則有內外輕重之差，諸儒於此惑焉。是非角立，迄無定論，井田大政，猶不明若此，況其他乎。今先生一皆以經證之，既於統宗會元者，昭揭至理，而本數末度，詳法略則，凡見於設官分職，莫不條分縷析，解約理盡，使周家一代之制，光明經緯，如日月星辰之文，貫串流通，如江河淮濟之水，可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後有述者，恐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至若考工一編，雖取其宏偉遠麗，而樂以王制，玉藻之類，於周典有異同者，不復牽附而為之說。且僻學者遺迹，而探本焉，乎禮汨於諸儒，理固無恙也。理著於總義，而禮復彰明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可也。使有因井田之說，而為王田，因國服為息之說，而為青苗，皆攷古不明，流弊滋甚，然則是經之明晦，其繫於裡亂何如哉。此書一出，所以嘉惠天下後世，信無窮矣。志於明經者，惟優而泰之，饜而飲之，庶乎由先生之說，得周公之意。周公既沒，周禮不在茲乎。史浩周官講義序。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至于有周，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總而計之，三百有六十，官各有守，治各有職，鍊分毫舉。若網在綱，上集唐虞，夏商之大成，迄于後世，無以復加。數千百歲，尊為六籍，莫之少擬焉者，以

文武周公之用心與天運行。雖亘萬世為之不磨也。林孝行述曰。續札不
驗之書。何休亦曰。六國陰謀之書。是皆不知周官者。惟鄭康成獨明其為
周公致太平之迹。且曰。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者。在於此書。則周官之顯明
於後世。康成之力居多也。雖然。續周官者多矣。徒知其職之所掌。汨汨於
物儀事數之間。而不知周公之意者亦多矣。周公之意。不曰以為民極乎。
蓋極中也。民受中以生。苟非人君設官分職以治之。使之抑其過。而勉其
不及。則紛紛冠履之相望。稟錄之徒。靡何為也哉。周之盛時。六卿皆賢能
體王意。使民不失其中。而國以大治。故周公於六官之首。皆致此念。學者
當以念會。無徒從事於物儀事數之末。庶足以見成王周公矣。葉時禮
經會元陳基序。昔周公致太平之迹。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速。山川
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
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為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
欲肆其暴。而惑六經為害已。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撥拾殘
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為之
折衷者。河間獻王安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
生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

蒐羅集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
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江
浙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藁獻之。江浙行中書右承榮陽潘公公命刻諸
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為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幸
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為之書。俞壽翁周禮復古
編序。六經厄秦。至漢稍稍得復。然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不能無謬
誤。既成篇帙。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
經之舊泯焉。無復可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已。
而去班爵祿之籍。已有夫亡之漸。况一燬於煨燼。而董董出於口傳。追記
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尚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
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孰分。益稷與皋陶孰異。別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
之誥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未必不至於今日也。六經唯詩。夫其六書。選
其半。周禮司空之屬。盡亡。漢以千金求之。而弗復也。詩書之選。不復有考。
獨周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之於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
可以正焉者。而司空之篇。實難出於五官之屬耳。因司空之復。而六官
之謬誤。亦遂可以類考。將一一摘其要議之誠。有犁然當於人心者。蓋不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六〇

帝寶玉大弓之得。而野譚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遠邈。大儒碩
學。項背相望。而區區末學。乃爾起義。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呼。學者
寧信漢儒而不復考之經耶。無寧觀其說而公其是非。以傍證於聖人之
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為也。陳
傳良周禮說序。王道至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
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虞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迄于暴
秦。畧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
則繫以姓。而弗別。雖百姓婚姻。弗通。視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則
九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復之傷。今思古之士。
往往謂周文敝。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謫。非兢
畏不能。有也。人心之自然。非惻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功累行之勤。誠
有見乎此。讀書於刑人。殺人。剝則人。君臣相教。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
旬時。至於再三。讀詩於南雅。群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戎役之際。徒一腸
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欲相為酒醴。以勞慰行。役僕馬
辛苦。夫苟燕樂人。即永歌。嘆詠之不足。夫苟刑戮。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

二十

有利為之。畏天命焉耳。嘗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求之文武成康之
心。攷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
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不著。後
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與張官名。緣飾
淺事。而王道闕矣。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矣。自藝祖。不思一夫之
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殺。而罷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
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于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持秦
養兵。及於剝員。甚汙吏有叙。復重役。群有取裁。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
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遺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
事之臣。經術淺駁。頗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
立國之道。斷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袵。老
生宿儒。發憤推故。以是為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連以進士舉。猶列於學
官。至論王道不可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者誠不得
已也。故有格君心。正王綱。均國勢。說各四屬。而為之序。王與之周禮訂
義。趙汝騰奏狀。右臣汝騰。冀準祕省。公移索原。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
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二本。繳納。臣竊

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耀儒乃能編管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鬼狐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真德秀擊節是書為之序。德秀歿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矣。縉紳常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耆書。數種周官持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于朝。適會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仿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真德秀序。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一十

二十一

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濬。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脩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沉。天官弗私于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癯惇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十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周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字文伏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遺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諱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甲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示以自益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繫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開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

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稽。惟洛之程氏闢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者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晚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宜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扁端而勉使益用力焉。趙汝騰後序。東巖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已見為訂義若干卷。真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贊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束擔馳日以喚予文。遂勉為之高。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最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由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真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為成書。在後世不得為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嗟嘆之意。何以的知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曷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又洛誥亦曰。其自時中也。萬邦成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為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惟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為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嘆發於問屋。使得遂其為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嘆。方形而天復不懸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為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此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嘆。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可為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為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為成書後之又不得為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不抱不得見

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歆於劉歆。以為勅入私說。迎合朕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為宅洛計。不幸後而或王不果遷。規摹不復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

序目編類姓氏世次。

漢 杜氏。子春。見本經注。今作杜氏。

鄭氏。與字少終。河南人。見本經注。今作鄭氏。

鄭氏。與字仲師。見本經注。今作鄭司農。

鄭氏。與字康成。見本經注。今作鄭康成。

唐 賈氏。公考。見本經疏。今作賈公。 崔氏。靈恩。間有數說。今作崔氏。

宋 劉氏。融。字原父。立說見七經小傳。今作劉氏。

臨川王氏。安石。字介父。有全解。今作王氏。

南康劉氏。恕。字道原。間有數說。今作劉恕。

明道程氏。頴。字伯淳。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氏。

伊川程氏。顛。字正叔。間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伊川。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一

橫渠張氏。載。字子厚。秦人有數說。見語錄。今作張氏。

龜山楊氏。時。字中修。惟辨王荆公數十處。及語錄。今作楊氏。

王氏。昭。為字光遠。有全解。用荆公而加詳。今作王昭為。

陸氏。佃。字農師。林之禮記解中。今作陸氏。

南城李氏。觀。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今作李氏。

禮圖說。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閩中。大略用三禮圖。禮象圖。或立新說。攷證最明。今作禮圖曰。

禮庫。未詳誰氏。今作禮庫曰。

建寧胡氏。安。字子康。後。間有數說。今作胡康侯。

五峰胡氏。宏。字之。錄。并集中。今作胡氏。

陳氏。祥。道有禮書。見於禮圖。今作陳氏。

劉氏。與。字執中。有全解。號曰中義。今作劉執中。

方氏。慤。林之禮記解中。今作方氏。

三山林氏。之。奇。字少頌。有全解。祖利公。昭為所說。今作林氏。

三山鄭氏。時。字剛中。有全解。淳熙十年。經進。今作鄭氏。

四明史氏。浩。字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今作史氏。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六〇

建安朱氏。集字元梅。凡集中。今作朱氏。

東萊呂氏。祖謀字伯恭。士人傳其集解。內有數說。今作呂氏。

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隆。有釋疑。今作薛氏。

永嘉陳氏。傳良字君卷。其說有一集。及題進四篇。今作陳君卷。

永嘉鄭氏。伯熊字景望。文集有數說。今作鄭景望。

劉氏。世間有數說。今作劉氏。

王氏。未詳誰氏。建陽作王狀元。詳說刊行。今作王氏詳說。

永嘉楊氏。係字謹仲。間有辨疑。今作楊謹仲。

永嘉陳氏。漢字及之。間有辨疑。今作陳及之。

山陰黃氏。度字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今作黃氏。

永嘉鄭氏。伯謙字所卿。有太平觀圖書刊行。今作鄭所卿。

括蒼項氏。委世字平甫。間有數說。今作項氏。

蒲陽李氏。叔賢字景齊。有周禮精意刊行。今作李景齊。

龍泉葉氏。通字正則。有數說。見習學記言。今作葉氏。

長沙易氏。叔字考祥。有周禮總義。皆推廣諸家。今作易氏。

金華薛氏。衡字平仲。有周禮序官考。今作薛平仲。

永樂大典卷萬四百二十

二十四

天台陳氏。用之有考工解。今作陳用之。

鄭氏。叔仲。間得數說。今作鄭叔仲。

廬陵周氏。必大字子光。有講義數條。今作周氏。

永嘉曹氏。叔遠字延遠。有地官送人至橋人講義。今作曹氏。

永嘉林氏。侍字。有周禮綱目。於開禧間曾述。

金華趙氏。淳字。有蘭江考工記解。今作趙氏。

永嘉陳氏。注字。強之。其傳中間有數說。今作陳強之。

永嘉李氏。嘉會字子美。有小集。今作李嘉會。

山陰孫氏。之宏字傳秀。有小集。今作孫氏。

已上共五十家。以氏言者。或同姓數人。以前說者為氏。若鄭興說在鄭衆
鄭玄之前。故言鄭興為氏之類。或一姓一人。以其姓為氏。若賈姓止有賈
公彥。故曰賈氏之類。以官名者。前說之出氏。別後說之出名字。若鄭衆
以司農言。前以別鄭興之字氏。後以別鄭康成言其字。鄭野言其名之類。
以字言者。別前同姓之已稱氏。若鄭玄言康成。以別鄭興。先言鄭氏之類。
以名言者。不詳其字。若陳祥道言其名之類。或其名最著。若王昭為不言
其字。而言其名之類。以號名者。共聞其號。若在伊川之類。以書名者。但見

其書若圖說之類。其於散於他書者得一二說者其姓氏而已。若毛詩清之類編集條例。分序官目錄於每職之前。欲因爵之尊卑權之輕重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知所職之事。安在。諸家說經先後以經文為序。諸說先訓詁次文義。做朱文公語孟集注例。或諸家說同注疏而注疏不甚分明者只錄諸家之說。諸家辨析字義敷演旨意可以補前說者做呂氏詩記注其下。諸家解文或牽引枝蔓止留其主意餘繁文亦不錄。諸家說只取其至當者。依正經一字寫其餘說亦可取。做東萊讀詩記注其旁。如其所說未明經旨。雖注疏不錄。至辨其不然及自出已見者。以愚按為別諸說。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說數官本末。見於末官之後。或總論六十屬。大意則各具逐官之本。宋吳泳王次點周禮訂義跋。余嘗謂讀周禮當先讀二典之書。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之職。舜日觀四岳。首協管月歲日之紀。九官之命。十二牧之官。亦惟曰欽哉。惟時亮天工。蓋亮天工者相天事也。古之人述天授位。真是使之輔相哉。成。高厚履載。不能無偏也。必贊於兩間。而左右之。夫是之謂輔相。氣化渾沌。不能有辨也。必截為四序。而整齊之。夫是之謂裁成。周之六官。猶都此名。號其屬三百六十。尚做此度數。然其所職掌者則天事略

水樂大典卷萬四百六

二十五

而人事詳矣。古禮樂之官二。周已合而為一。古兵刑之官一周乃析而為二。曆象授時之法。熒衡觀文之器。最古所重。而周僅以馮相保章氏之中士掌之。獨盼冰刷冰。尚有凌人。出火內火。尚有司燧。州新陽。水陰。木尚有山虞。梓氏。乃知以大心胃而已。六官之制度。不如即真造化而玩四官之精微。天道苟嘗不依人而立哉。若夫漢三公。唐六部。名愈大。號愈微。轉相殺亂而不復事天職矣。於是亦可以見風氣之移。世道之降也。次點寶訂義如大圭弘壁。若更能訂斯義。而發揮於其間。尚稽古建官之意。考工記解王庚序。僕初來試邑。得庸齋先生。列子口義。與考工記解心欲傳之梓。稍費無從給。於是銖累叢葛之具。恭年乃克就。蓋列子口義。先生適世無問之書也。考工記解。先生經世有用之學也。自科舉之學盛。士之志於學者。僅取其足以資決科之利而已。外是則謾不講究矣。故童而入學。語孟是其闡端也。六經則詩書易。猶成誦。至二禮則鮮有讀之。終篇者一取拾芥之効。則六經皆芻狗矣。間有業為場屋通經之士。亦不過於孔鄭諸人。脚踏下轉。而通天下郡國士之習。二禮者。比他經且絕。少所謂考工記之書。蓋有顯皓而目不到者。自非師友淵源所漸者。深嗜克精。貫之哉。吾聞自艾軒林氏為乾淳間太師。一傳而為網山林氏。再傳而為樂軒陳

氏。先生蚤得樂軒單傳。立志問學。以覺後為已任。及夫擢高科。躋顯仕。踐
廳中外。而尊尊屹屹。手不廢卷。其勤過於寒士。履儒者。且周官六典。周室
效太平之具也。冬官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考工記。幸矣。雖曰漢儒所補。
而三代制度盡在於是。先生考訂之精。商榷之備。凡而縱橫曲直。盈縮巨
細。閱卷瞭然在目。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其淵源。皆自艾軒氏來也。昔孔
門惟顏氏子一人。足以當四代禮樂之事。而與其聖師。皆舍藏不用。艾軒
用於乾淳而未盡。綱山樂軒亦皆不得用。今先生方日侍通英。朝夕啓沃。
且大用矣。為邦禮樂。當必見於行事。不但載之空言也。至哉樂軒之言曰。
考工記真可以補亡。而王公論道數語。乃唐虞三代精微之訓。然則以考
論制度之粗求之者。是殆見吾先生杜德機爾。毛應龍周禮集傳劉鳳
序。六經統天地心。垂萬世憲。而周禮則名為太平六典之書。蓋是書真
聖作之憲言。所以見五經之實用也。夫子嘗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文。周公實啓之也。禮樂刑政之具。
周之所以為文也。周公推本三代四聖之心。立經陳紀。以為經畫千萬年
太平之計。世入春秋。周之禮猶未盡泯。夫子於定書之際。周官一篇六典
建官之制。昭然具在。聖人信其為周公之制作。思有所述焉。以為興周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

平六

基本。其曰從周者。從乎此而已。天生周公於周初。所以成萬世之憲。天生
孔子於周末。所以垂萬世之憲。微周公之大聖。莫能作之於其先。微孔子
之大成。孰能述之於其後。使後世不有尚書周官之足證。則周公之制作
孰從而信之。夫六官分職。取法天地四時。以為之序。此豈聖人私智之妄
為。易之大傳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六典建官。兩儀而四
象也。三百六十屬。曆象之成歲也。秦漢而下。為治者固非一槩。而六者之
科。曰禮。曰吏。曰戶。曰兵。曰刑。與工。其名若殊。而實不外乎周官之六職。今
之所謂儒通吏事者。孰非有講於斯義與。竊嘗謂周官之治。不復於後世。
由周官之義。不明於後儒。故晦菴朱子與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
毋亦謂傳註者之為可議爾。今是書惟漢儒鄭氏註最行於世。近代諸儒
往往於鄭賈註疏。不能無疑。大抵各持一見。惟務專門。互相矛盾。曾未有
會至當以歸于一者。大德丁未冬。予分按漢南澧州路。儒學教授毛君應
龍。出示周禮集傳。總諸儒之訓釋。斷以己見。成一家之言。發明前人之所
未到。誠可謂有功於六經。有補於治道。有益於後世者也。自非茂材實學。
安能至於此耶。予職勉勵喜而為之序。許善勝序。周官一書其五經
之見於行事。天地四時之官。易之體也。治教政事之典。書之用也。甲和

德舜之教。樂之功也。順乎此。則國風雅頌以美之。反乎此。則春秋筆削以罪之。故五經明聖人之實理。周官則達是理之實用。五經猶布帛菽粟。周官則飲食衣服之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都鄙乎文。蓋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禮樂法度之屬。精神心術之寓也。刑名度數之內。道德性命之著也。此真唐虞夏商之大成。周家三十六傳之基本。而國家千萬世太平規模也。然五經未亡。而此書已先亡。五經既出。而此書獨後出。書先亡。而周禮在。書後出。而周禮亡。何者。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則不侍祖龍。而靡孑遺矣。阡陌闕矣。人固知井田為良法。郡縣置矣。世豈忘封建為宏規。故曰。書雖亡。而周禮在。五經博士矣。若壁之藏。未顯也。千金購矣。太官之缺。如故也。而設五均者。反所以賊五均之法。行國服為息者。乃所以蠹國服之政。故曰。書雖出。而周禮亡。由是為書之毀者。不曰陰謀之書。則曰壞札之制。為書之譽。不曰真聖之作。則曰太平之迹。愚竊以為道喪言墮。而諸儒之說。牙盾如是。無恠乎古治之不可復。而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善勝早歲。以二戴禮。叨末第。嘗思三禮一家。欲作一書。合其異。而求至當。以歸于一。宦海汨汨。老猶未能。思得禮蘭博士毛介石一編。讀之。則集諸儒善成一家言。去取折衷。條理不紊。作而曰。平生所欲為者。當屬

永樂大典卷萬四百六十

之。此君矣。嗟夫。文武成康之世。遠矣。鳧鷖既醉。之遺風。寥寥乎其不可復追矣。遺風寥寥。而周公之書。故在也。書在。則周公之道。亦在也。道在。則周公之事。果不可復行乎。學者誠能以真講貫。成實事功。肯如昔人。假其文。以售其私。而不知反。所以螟螣是書乎。然則欲明其道者。當何如。曰。請閱毛君集傳。范震序。周禮真聖作也。先儒以是書難看。比之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方可。夫看猶不易。况下注脚者乎。劉杜之傳。得其宗矣。康成注之。以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然後周禮盛行。然自于王之徒。朋起輩出。苦疏義。若論評。不可枚舉。往往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欲振斯興。其有所待歟。近世易山齊王東岩諸人。莫不究心焉。一日。灑教介石毛應龍。出集註。一巨編。示余曰。某四十年精神。盡在此書。蓋集諸家之註。又附以己說。如前所謂。囊括網羅者。可謂不遺餘力矣。毛君求余言序。其篇首。余乃數序。是書云乎哉。姑記此說。以歸之。集傳格例。經文六官各列所屬。官職之目。併見於前。今分序官目錄於每職之前。欲其因爵之尊卑。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見所職事權之輕重。諸家說。依經文為次序。先訓詁。而後及意義。先用甲說。次用乙說。而後復用甲說者。則再出甲姓氏。大槩期使意義貫串。如出一家。間有己意。則以愚曰別之。諸家說。或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六〇

未純者用呂氏讀詩記例問推其意以改之至於大意雖是而語未到意未全或得此失彼難於盡改者亦不免用集註例以已意更之而非敢掠也人之美以為已出也至於去處取之當辨者則別識於或問諸家說意正語全者大字註於上其推明可以足上說及雖非正意而不可遺者小字疏於下或立說不同當並存者亦附疏之諸家說訓詁文義低正經一字寫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運織之卷或貫說數官本未見於末官之後比前寫又低一字

集傳姓氏類別

漢 杜子春見本經注今作杜氏 鄭玄字原成見本經注今作鄭氏

鄭興字少穆河南人見本經注今作鄭大夫

鄭眾字仲師見本經注今作鄭司農

唐 賈公彥見本經疏今作賈氏 陸德明有釋文今作陸氏

崔氏重恩問有數說今作崔氏

宋 劉敞字原父

程顥字伯淳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氏

程頤字正叔說見語錄今作程伊川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頁下

張載字子厚說見語錄今作張氏

楊時字中立惟辨王荆公數十處又語錄有數說今作楊氏

胡安國字原慶今作胡安國 胡宏今作胡氏

歐陽脩今作歐陽氏 鄭明仲有禮圖

王安石字介父有全解今作王氏

王昭禹字光遠有全解用荆公說而加詳今作王昭禹

李觀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今作李氏

劉彝字執中有一全解說曰中義 陳祥道有禮書見於禮圖今作陳氏

陳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又禮述四篇今作陳君舉

朱熹字元晦今作朱氏 呂祖謙字伯恭今作呂氏

劉恕字道原問有數說今作劉恕

陸氏佃字農卿採之禮記解中今作陸氏

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全解今作林氏

史浩有天地二官講義今作史氏

薛季宣有釋說今作薛氏 鄭伯熊今作鄭景望

楊格有辨說 陳浴有辨說

黃度。有五字解。

鄭伯謙。有太平經國書。

項安世。有解註。

李叔寶。有用禮精義。

葉適。見說曾學記。

易被。有用禮總義。

薛衡。有用禮序考官。

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椅。有用禮綱目。

趙溥。有考工記解。

周公大講義。

曹叔遠。地官述人至獨人講義。

鄭鈞。字剛中。全解漢照十年經述。

歐陽謙之。號地山。其說附見集註中。

徐鈞。有用禮微言。

直講李先生集周禮致太平論序。叙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頌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伸故周公遂行。其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馬有象者在如地馬有形者。豈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鄙儒俗士各滯所見。林之學不著。何說公羊誠不合禮。蓋增主人。夫何足恠。今之不識者。抑又詭譎將使人若何所取法。是用據其大略而述之。天下之理。田家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為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

永樂大典卷萬四百六

害。述國用十六篇。備豫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真。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入。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為先。經世軌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為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噫。豈徒解經而已哉。唯聖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餘見各篇。宋胡銓澹菴先生文集周禮解序。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為表裏。其來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焉。相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間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儀。而知朝士司儀之列。考大傳。而知律師之職。考少儀。而知中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勞人。聖人典祀之經。考經解。而知大師六詩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郊社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問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術。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之用。而知龜人。蓍人之數。考緇衣。絲綸。

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權衡。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法。而知樂師經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等。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邪之喻。考冠義。而知弁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法。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為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謂江出汶山。至於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絡脉開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謂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義。然二禮條分。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指意。體合。相為表裏。端若絡脉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其言之也。臣既為易春秋禮記。傳又專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嘗以謂輯愈闕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棄。歐陽脩欲刪去九經緯書。而其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歐韓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探厥發潛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侍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陸贄之曰。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遺呈。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之資。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唯禮。可以己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此。願臣雖執首補萬分。殆如元榮所

云者。僮辱皇慈。寬狂雙之誅。略加睿覽。則臣之志願畢矣。宋楊傑講周禮序。周禮者周公建六官。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樞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為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于周官。其詳載于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於言矣。禮則見於容矣。政則見於令矣。刑則見於威矣。事則見於物矣。此其精微先後之序也。六官雖其屬三百六十。春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于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條。自王畿。至于侯甸男采衛。要蕃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于百神祀事。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于歲終。施為莫不有時。自人至于鳥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于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脩。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啟天命也。不幸遭罹秦火。絕滅典常。出自山岩。遺藏秘府。冬官亡矣。既不復其完。書士儒相傳。久已弊於俗學。聖上憫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首歸列之科選。使周太平之迹。煥然著明於本朝。誠千百

平希闢之通也。然而執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道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通用。蓋學禮者之所蔽。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變道以致用上。以副朝廷經術進士之意。不其盛歟。宋黃裳講周禮序。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盈以邀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生之於愚。察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此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邪通丁斯斯。人偽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為易也。智足以顯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為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為心。以質為體。文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待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效。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偽。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吟詠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於春秋哉。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卒

二書之教不行。然後三頌之次。聖人以魯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或問。周不可成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絕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邪方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吾經之文。始得先王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遽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區之誦數。測其才識。則此書以陰陽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龍川先生文集周禮發題。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切。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繫繫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基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道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六〇

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弃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則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于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弃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與百世之嘆及覆推究而與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考同異以有待焉宋唐仲友說齋集嗚呼周秦之際諸侯厭弃先生之典籍非一日已禍極於坑焚而禮樂之亡尤悲高堂生二藏相與收拾綴葺以補其闕孔氏之遺文舊說則有之矣

永樂大典卷四百六

三十三

至於先王太平之典其僅存者周官五篇而已河間獻王始得之求其官不獲以考工記補之考工特事典之一耳然而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創物之智槩見於此惜乎漢之諸儒蔽於師傳百有餘年但存秘府劉歆移書深取憎疾鄭興杜子春賈逵鄭眾馬融以來發明寔多康成合其衆說斷以己意何休臨頌方更毀難不能廢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官之說賈公彥為之大氏以康成為主本朝熙寧更命儒生為新義而王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解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為息姑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於是併與周官見疑雖蘇轍之學猶不免於是後學牽或義理名數稍有不合不加思慮攷證遂以非聖人全書藉口世之治經者便文決科而已先王之寔以不彰吁可歎已周官之書乃周公設官分職之事禮典持其一耳而總謂之周禮蓋先王以仁義治天下禮為之節文唐虞以前尚矣自建官惟百至於官倍極於三百六十而大備故周之禮尤具諸儒闕古禮之亡得周官之書雖不專為禮而大經大法可攷於此其謂之禮固宜康成於經最深而於周禮猶未得其綱領故其大節若封建井牧軍賦之屬其說猶多闕蓋嘗攷之古文質畧有互見有省文官有不常設祿有不兩受能加攷究觸類而長無不達者至如考工明堂之說道諸

經傳無不合者。先儒不通互見之義。自枝其說。以至于今。聚訟是可歎矣。昔有從董遇學。左氏春秋者。但以熟誦告之。曰。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學者皆之。卒無傳遇學者。周禮之說。不幸類此。周公之書。文法簡嚴。讀之百遍。未必記憶。千遍尚恐不合句讀。能用萬遍之力。或冀一斑之見。蓋刑名度數。不比文義。可以誣說相高。若言封建井田。使之分畫。言軍法乘馬。使之籌計。言寢廟明堂。使之營繕。自當汗顏束手。豈得孤字高談。未嘗窺約謂南山之霧。無文蔚之隱。不亦誣乎。然而道器同本。精粗一致。周公親傳文王之道。作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嘗因周禮測聖人之用心。無一非易學者。因周官之制度。文為悟易之道德性命。是乃誠實之學。聖人所望於後世者。徒誦其文。不曉其制。而妄自尊曰。吾志其遠大者。是周公不可信也。周公豈欺我哉。至於射妖去龜。若甚煩碎。亦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無往而非道者。不可以精粗間。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惟善學周禮者。可以語此。若其典籍師傳之詳。已與二禮併論。宋林希逸庸齋集。周禮策六經作於聖人。非後世所可輕議也。吁。聖人百世師也。使其果出於聖人之手。又孰敢議之哉。七雉之後合。而為秦六經一厄。天地之大變也。坑焚燔熄。而函闕不守。沛中刀筆之人。但以圖籍為急。遂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

三十三

使三代之歲。竟空於楚人之一炬。是蓋萬世之遺憾者。馬上之治。綿最僅存。故學士多老死。而殘篇斷簡。雖得於壁藏口授之餘。自卜筮一編。而外。雖他經猶有可恨。况周禮乎。三豕渡河。子夏已疑於古史。血流標杆。蓋氏已辨於武成。自秦以前。且然爾。况扶書禁令。方除之後乎。且周禮果始於誰耶。劉歆唱之。杜子春和之。鄭眾賈逵。鼓吹之。上下二千餘年。或以為周公太平之書。或以為潰亂不經之典。又或以為六國陰謀之作。黨同伐異。互相矛盾。或疑或信。果何從而質之。蓋世儒之學。周禮者有三解釋章句。不論意義。一也。古制不存。獨見不立。苟馬籍。是以訂古今。二也。間有疑其一二之戾古。又以為周公所作。必欲牽而合之。三也。是以前者主之。後者難之。前者非之。後者是之。參訂不審。遂其指歸。所以徒為是紛。二也。周禮果周公之書歟。封建成於周公也。武成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孟子之論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自五百而下。乃有五等馬。是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有附庸之說。方且有別創闢方之說。無所折衷。何其繆耶。周官一篇。成王所作也。六卿而上。有三公馬。有三孤馬。名字具存。職任尤重。而周禮乃始於天官冢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略無一語。又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以為滅奄運壘之作。正此書也。何其踈

耶。周禮之不出於周公必矣。其間蓋有善明者。而世儒未之考焉。孟子之
生。其去周末遠也。畢戰之問井地。已不得其詳。北宮錡之答班爵。亦僅聞
其略。諸侯惡害已而去其籍。于斯時也。已有斯言。使是書果有耶。則戰國
已去之矣。豈特火於秦乎。使是書果不去耶。則孟子當見之矣。何獨出於
漢乎。此其是非一語可決。善乎漢初諸儒之明經也。五經繼出。並已名家。
而周禮獨得於獻王。獨藏於河間。豈非知其非是歟。治禮諸儒若高堂生。
二戴氏。曲臺儀禮。皆入討論。豈有周公之書。僅藏於祕府。而不之見。抑亦
知其必非是也。建元而後。雖曰表章六經。而博士之立。惟五。則其所以
可知矣。使是書果出於周公。則漢初者。舊必有傳聞。何不足以足六經之
數。獨待於劉歆。而後出耶。吁。吾知周禮自歆始也。然井田之制。歆自行之。
而自歆。六典之法。後周行之。而亦弊。唐太宗雖有真聖作之歎。而正觀所
立。徒為紛紛。封建亦終於不可行。太平之典。獨行於成周。而不可推之後
世。豈周公誤之耶。周禮誤之耶。吁。儒者論經。苟未能以心為師。以職為度。
以見聞為傳註。而區區求泥於紙上之陳言。終何所折衷哉。故歷觀漢魏
以來。諸儒傳誦。或是或非。亦有可論者。然其大本既失。則一二章句。何足
云哉。然則周禮果誰作歟。古人有言曰。傳其時者。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

為不行於今。行於後者也。周公思兼三王。日以繼夜。握髮吐哺。猶且不論
何能弄算。而為是文哉。愚意戰國之時。必有深沈多智之士。隱伏而不見。
不得以自試於當世。故泄其蘊以為是焉。何休以為出於六國是也。雖然。
此書固非周公作也。若以不經而盡斥之。又非矣。何者。唐虞而下。至于春
秋。再變而秦。三變而漢。書籍不存。無所考證。其間更革之際。隨有古制少
存。而漸異者。於此尚可見焉。今以官正一職觀之。即書之所謂大僕正也。
景命一篇。即後世之所謂制詞也。豈其官果至於上士二人。而制命之詞。
即重如許。此其存古而漸變者也。注者不知。乃以書之僕正。為夏官之太
駟。太駟中大夫也。其官固稍尊。其辭固宜重。殊不知辭與事乖。彼此不應。
實難合也。至夫冢宰之長王官。官聯之相統屬。與賢之典。考吏之法。纖悉
條理。古意且存。故曰周禮一書。正可以觀古今之變也。使劉歆能以是請
之。則其所以尊信者。亦何可厚非耶。吁。書之始於劉歆者。有二。周禮其一
也。左傳又其一也。左氏為不傳之春秋。漢人之言當矣。然二百四十年之
間。時變所記。或合或離。亦多可觀者。而歆乃以左丘明為之。此皆歆之失
也。左傳之為丘明。亦猶周禮之為周公也。後之學者。苟能去周公丘明之
說。即以周禮左傳而參古今之變。則其書尚可貴也。使劉歆而可作未

以此語為何如。賢良進集 先王之治不見於後世。德薄功淺而俗化墮。儒者為之感憤太息。思有以易之。而未能自信於必行。則皆求之於經。於易所以見其叢道之用者也。於書所以見帝王之處天下之心者也。於詩所以見天下之處其君之心者也。而春秋所以禁其為此而反之於道。以明其必不可違。天下之大義。而獨任其私者也。夫苟為得道之用。而又知其君臣上下。相與施報之心。以折之。於是非與奪之際。是亦足以易後世之治。而無難矣。然而猶未能自信者。以其說之未具也。蓋周禮六卿之書。言周公之為周。其於建國設官。井田兵法。興利防患。器械工巧之術。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補上世之未備。而後世之為不可復者。其先後可見。其本末可言也。於是儒者莫不為欣然自喜。以為可以必行。而無疑矣。雖然。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而後世諛聞寡見之君。因遂以經為不可盡信者。其必自是書始矣。夫其說之未具也。是誠若不可行焉。吾知待其具而行之。何哉。工人之為器也。得規矩以通之。天下之器。其可方可圓。可觚可楮者。皆規矩之類也。故法存於心。巧形物器成。而天下利。未有盡待其法。而盡用其巧者也。有賤工焉。執三代之器。而用今之材。開戶而摸之。出戶而示諸人。人不能識也。則疆之而莫之售。是其材非不美也。今天周禮

之書。嘗一用之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於亂。孔子之於經也。微見先王之之意。而不盡其所以為之之說。其告門人弟子。與其當時之人。所以問之政事者。詳矣。若曰。脩身以應變。酌古以御今。然後其繼周者。百世可知也。奈何耶。其說之具者。而徒加之後世哉。且又有甚不可者。非特此也。古之治天下。必辨其內外大小之序。而後施其繁簡詳略之宜。三代之時。自漢淮以南。皆棄而不有。方天下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小之國。千餘。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頒。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會貢賦。賢能之士。入於王都。此其特大者也。而其生殺廢置。猶不能為小者。天子皆不預焉。而天子之自治。亦斷然如一國。不能如秦漢之數郡。又有賢聖而為之臣。皆久於其官。而不去。其為地狹。為民寡。而治之者衆。始之以勤。終之以無倦。行之以誠。故其米鹽靡密。無所不盡。而宮內之隱。可以悉布之。書而無愧。蓋其自治者至。則諸侯之效上也。捷輔相之尊。通行於四海。而教率之。而天子又為之巡狩。其國以一道德。同風俗。而正其律度量衡。故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言下觀其化也。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為城。破天下之諸侯。以為州縣。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措手。而無聖賢為之臣。其臣不能久於其官。而遽去。而又有苟簡詐偽之心焉。乃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六〇

欲其未監靡密無所不盡。以求合於周禮之書而又易其大者。將以復井田封建之舊。其論所以高而難行。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夫因今之地。因今之民。以周公為之。其必有以處此矣。

然則讀是書者。深思而徐考之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六十

三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士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夏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國點監士臣蔣洲

生歐陽卿